

馮夢龍之生平及其警世通言

文學院 國文系

徐文助

第一章 緒論

「小說」這個名詞，首先出現在莊子外物篇，他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與大達也亦遠矣。」小說和大達對稱，把小說看成不登大雅之堂。到了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把小說劃在九流之外，也就不足為怪。由於對小說的偏見，小說的技巧一直發展不起來，小說的概念、範疇，也就一直未能肯定。漢志所著錄的十五家小說，雖已不能見到真面目，不過可確定的是：從它所保留的名稱，可知他所收集的所謂小說，和諸子雜傳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其後六朝的志怪，結構粗糙，內容怪異，和現在的小說相比，仍有一段距離。真正夠格稱為小說，具備了小說人物、結構、背景三大要素，而且作者也真正有意識的在著作小說，不像六朝時代的遊戲筆墨，應該是唐代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雖然用的是淺近的文言文，較不能普遍的深入民間，但其故事情節，却有很多被後來的「話本」所吸收。宋朝的「話本」，是用一般白話寫成的，做為「說話人」說故事的底本，為求聽眾能夠普遍，當然盡力求其通俗，情節也以曲折為勝。當時「說話人」所講述的內容，可分「小說」、「講史」、「說經渾經」、「合生」四大類，大部分的長篇小說屬於「講史」，「小說」就是後來的短篇小說，內容又可以分成三類：一是煙粉靈怪傳奇，二是說公案，三是說鐵騎兒，以警世通言為例，第十四卷一窟鬼癩道人除怪、第十六卷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便是「煙粉靈怪傳奇」之類，清平山堂話本的簡帖和尚，京本通俗小說的錯斬崔寧便是屬於「說公案」之類。話本的前面，都有一段「閒話」或「詩話」、「詞話」，稱為「入話」，做為引起正文的開頭，但也有以一篇完整的故事做為「入話」的。那時聽眾當中，有很多是軍人，所以「入話」又稱「得勝頭回」，以示吉利。由於這些通行民間的通俗小說，尚未被一般正統文人所重視，所以散亡的很多，流傳至今的宋人話本可說很少。

明朝以後，話本的擬作逐漸興盛，其中以馮夢龍最為有名，馮氏的著作很多，和李卓吾同是明代最著名的，大力從事俗文學創作和編改的作家，只可惜在我們中國，流行民間的俗文學一直不被重視，從事俗文學創作的作家也不能得到他應有的地位，因而馮氏的著作一直被湮沒無聞，不能盡知，他的生平事蹟也鮮有人知，連明史也不為他立傳。直到民國以後，小說的正確觀念逐漸確立，情況才稍有改變；在二、三十年代後，有關馮氏的研究熱潮逐漸興起，他的生平、事蹟、著作才為世人所知，尤其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出現後，馮夢龍在通俗小說方面的成就才被肯定。本文為篇幅所限，選其三言中的警世通言加以研究，至於其他二言，只好俟諸來日了。

第二章 馮夢龍的生平事蹟和著作

馮夢龍字猶龍，又字子猶、耳猶，別號龍子猶，明蘇州府吳縣人，朱彝尊明詩綜卷七十一，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新灌園以爲是長州人，長州由吳縣分出，縣治同在蘇州府城。他寫作時的化名很多，如隴西君（編警世通言託名）、隴西可一居士（編醒世恒言託名）、隴西居士、可一居士（醒世恒言批）、可一主人（警世通言之批）、茂苑野史（編古今小說託名，取自左太沖蜀都賦：佩長州之茂苑。）江南詹詹外史氏（編情史託名）、姑蘇詞奴（任訥曲諧卷三）等。

馮夢龍真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學問淵博，可以談經（壽寧府志卷四官守誌宦績說他有著有四書指月）說史（董康書舶庸談卷一下說他有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又編新列國志），也可以論玄述怪（增補平妖傳），個性複雜，感情豐富，少負情癡，以「多情歡喜如來」自稱（情史四卷序），留戀花街柳巷，凡戲曲、牌經、馬吊，這些或是通俗，或是低級的玩物，可以說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靜志居詩話卷三十評馮氏之詩：「善爲啓韻之辭，間入打油之調。」）但他也有讀書人的良心，知識份子的遠識，眼見明朝已到生死存亡關頭，一改萎靡玩世的心理，而壯志激昂，爲唐王籌劃中興大業，而有中興偉略、中興實錄等的著作，以這麼一個奇特的人物，可以說先天就具有編寫小說的條件，所以他能以三言的編撰著名於世，決不是偶然的。

崇禎帝在甲申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殉國時，馮氏內心受到很大的激盪，編甲申紀事以叙其事，序下署名曰：「七一老人草莽臣」，由此逆推，馮氏應生在明神宗萬曆二年甲戌（公元一五七四年）。福王即位，年號弘光，弘光元年乙酉福王被執，馮氏曾撰中興偉略、中興實錄二書，以恭迎唐王監國，希望能夠固守住閩、廣一帶。唐王在公元一六四五即帝位，年號隆武，中興偉略未署名：「七十二老臣馮夢龍撰」，稱唐王不稱帝，所以中興偉略的成書一定在公元一六四五年以前，當時他年齡正好七十二歲，但據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一文所記，偉略有日本正保三年刻本，正保三年正好是唐王隆武二年（公元一六四六年），那時馮氏年齡是七十三，由於刻本的年代和馮氏著作年代只差一年，中國本土不見刻本，反見於外邦，所以近人客肇祖筆懷疑馮氏七十三歲時，可能在日本。楊家駱宋明話本叢刊提要以沈自晉重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有和子猶辭世原韻二律，而沈自晉重訂譜成於順治五年（公元一六四八年），因而懷疑馮氏年齡當在七十三至七十五歲之間。其實，中興偉略爲何於完成之隔年刊於日本，雖不得而知，但如果因此就說馮氏曾到日本，實難令人心服；沈自晉成書雖然在順治五年，但馮氏的辭世詩可能早幾年就已寫就，因此也很難據以謂馮氏活到七十五歲，如果說馮氏早在偉略完成後、刻板前，而殉國之難，也不是沒有可能，可惜的是：像這麼一個中國小說史上的偉大人物，由於正史的不列傳，致使其辭世之年莫能確知於世，實爲一大遺憾。

馮氏年少時豪氣干雲，風流多情，以豪飲和捷才稱譽於里巷之間，褚人穫堅瓠

集九卷，記載他折抑少年一事，原文如下：

「馮猶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恃英俊，傲氣凌人。猶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云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金色。』連飲數觥，曰：『金色難得，改取五子一色。』又飲數觥，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少年銜恨，策日，做就險令三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過盆曰：『行不出，罰三大觥。』次位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日月紅，日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日月紅。』諸少年作法自斃，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明代文人學士，大都喜歡留連於教坊司，迷戀官妓、歌女，有些還產生了真感情，創造了很多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戀愛事蹟，成爲小說家筆下最感人的題材。馮氏編寫警世通言時不只多方搜取到這類資料，他本人實際的生活也是如此。根據太霞新奏所選的馮氏散曲，內容有很多是他涉足青樓之作，他所暱愛的名妓名叫侯慧卿，後來失了該妓之後，馮氏傷心了好久，寫了三十首怨離詞（太霞新奏卷七），並且發誓永絕青樓之好，可見他用情之深。

馮氏曾寫過掛枝兒等俗曲，聲傳於青帘紅袖、浮薄子弟之間，又著牌經、馬吊，使得那些好玩的紈袴子弟，更是靡然傾動，致有覆家破產的人，由父兄出面，紛紛指責馮氏的不是，幸虧御史熊廷弼欣賞馮氏的掛枝兒詞，爲他開脫，才得免難。如果換另一個角度看，馮氏的這些專長，都是他接觸低層社會，深入民間所得到的成果，也正是他在通俗文學上卓有成就的原動力。

大概是少壯時，過於放浪好玩，晚年時收了心，專意仕進，壽寧府志卷四官守誌宦績記載馮氏做過壽寧縣知縣，在仕時，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因爲國事陵夷，而且年已老邁（時年六十五），就在崇禎十一年去職，六年後年七十一時，李自成陷北京，而馮氏已垂垂老矣。

馮氏的著作很多，爲說明之便，底下就近人研究所得，列表如下：

一散曲

- 1 香月居顧曲散人評選太霞新奏十四卷，選有龍子猶所作散曲共二十二首，改訂者十七首。
- 2 宛轉歌。
- 3 掛枝兒。

二七樂齋稿

三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

- 1 新灌園
- 2 酒家傭
- 3 女丈夫
- 4 量江記
- 5 精忠旗
- 6 雙雄記
- 7 萬事足
- 8 夢磊記
- 9 灑雪堂
- 10 楚江情

四風流夢 改訂湯顯祖牡丹亭

五改訂李玉原著四種曲：

- 1 一捧雪
 - 2 人獸關
 - 3 永團圓
 - 4 占花魁
- 六雙丸記 改訂史槃雙丸記
七殺狗記 改訂徐田臣原本
八鬱陶集

九董康書舶庸譚所列馮氏作品：

- 1 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二卷備錄一卷
 - 2 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
 - 3 中興實錄二卷
 - 4 王陽明出身靖亂錄三卷
 - 5 楚辭句解評林十七卷附錄一卷
 - 6 折梅箋八卷
 - 7 智囊二十八卷補二十七卷
 - 8 平妖傳四十回 宋羅貫中著
龍子猶補
 - 9 新列國志
 - 10 笑府十三卷
 - 11 笑府鈔錄
 - 12 古今談概三十六卷
- 十全像古今小說四十卷
十二喻世明言二十四卷（即古今小說）
十三警世通言四十卷
十四醒世恒言四十卷
十五春秋指月
十六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十七牌經十三篇
十八馬吊脚例
十九情史二十四卷
二十四書指月

第三章 馮夢龍的小說觀

小說作家創作時技巧的養成，或者編改時取捨的標準，都繫於他對小說功能的觀念和認識；我們研究馮夢龍和他的作品，必須先弄清楚馮氏對小說的一些概念和主張，對於他編作的小說的特色，和對社會人心的影響，才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

馮氏對小說的第一個觀念就是「通俗」，他在古今小說序說：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

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警世通言序說：

「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任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觸情情出，視彼切瑳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贗孰真也。』

古今小說序具名爲綠天館主人，警世通言序文則爲無礙居士，兩者都是馮氏的託名別稱，馮氏以小說獨具的通俗特性和六經相比，以爲小說對於民心維繫、社會羣治的貢獻，不遑多讓，這真是振聾啓聵，發人深省的偉大言論，時至今日，小說已成爲文藝作品的主流，小說的地位已經確立，再沒有人視小說爲不入流了，這不能不說是像馮氏這樣熱心提倡通俗文學的人，所帶來的豐盛果實。

馮氏對小說的另一觀念就是「教化」，他編撰小說，擬作小說，也都以達到社教的功能爲目標，雖然「極摹人情世態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今古奇觀姑蘇笑花主人之評馮氏三言），偶然有較露骨的描繪，但文句不多，大都能發乎情，止於禮義，和當時通行的言情小說如金瓶梅之類相比，顯然是純淨得多了，所以凌濛初（即空觀主人）在拍案驚奇自序評馮氏說：

「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

這是多麼確當的評語，可見馮氏編撰三言的動機是純正的，態度是謹慎的，這從三言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他在醒世恒言序說：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也。」

以警世通言爲例，警世通言上所加註的眉批（評者署名可一主人，即馮氏本人），常可看出馮氏對小說的見解，這些見解大都是通俗而具有說教的意味的，例如第三十二卷喬彥傑一妾破家，敘述破落戶王酒酒勒索喬家，弄得喬彥傑一家數口俱死，末後一段敘述喬彥傑死後，靈魂附在王酒酒身上，自打巴掌，也跳入河中而死，上面的眉批是「少此報應不得。」又如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寫到王景隆迷途知返，發奮讀書時，起初還是定不下心，書本拿起來，鼻聞到的仍是脂粉氣，耳朵聽到的仍是箏板聲，上面的眉批是：「心猿意馬，終無了日，敗子回頭便作家，只要狠下一鞭。」對書中主人的期待之心，溢于言表。

除了眉批外，馮氏也喜歡在情節推展之中，添加一些勸世的俗諺俚語，或帶警惕性的聯語詩句，如第十二卷：寧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十五卷：莫道虧心事可做，惡人自有惡人磨。十七卷：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二十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二十四卷：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三十五卷：作事必須踏實地，爲人切莫務虛名。三十七卷：勸君莫要作冤仇，狹路相逢難躲避。像這樣具有警世意味的句子，在整本書裡，可說俯拾皆是；對一般老百姓來說，這些勸誡的言語，功用決不下於經書史冊。

第四章 警世通言的編撰

警世通言共分四十卷，馮夢龍在編撰時，有少部分是他本人就前人筆記所載，和耳目所見所聞，所演化出來的故事；大部分則是根據宋、元說話人話本，文人擬話本為資料，或全盤收錄，或增刪改寫而成的。

可以確定是馮氏自作的是第三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因為後來有畢魏據此作改為「三報恩」傳奇，馮氏為之序曰：「余向作老門生小說……」按其序文，可確知是馮氏自作無疑。另外第三十三卷「杜十娘怒沈百箱」，也是他自己所作，因為這卷篇首說：「自永樂爺九傳至於萬曆爺，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馮氏生於萬曆二年，萬曆四十八年時，年已四十七歲，正是寫作力最旺盛的年代，所以這篇也很有可能是馮氏就當時耳聞或目睹的事實而自作。另據蘇州府志卷一三六，馮夢龍著有情史二十四卷，情史原書作者署名「詹詹外史氏」，作序者為「龍子猶」，「龍子猶」是錯綜「猶龍」寫成，是馮氏本人固沒有話說，另據容肇祖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一文所記，詹詹外史氏也是馮氏本人，馮氏因情史所記近于穢褻，恐招謗議，才託名詹詹外史氏。情史所記故事，有些可在警世通言裡查考到，例如卷七樂和條，後云：「事見小說。」故事和通言第二十三卷「樂小舍拚生覓喜順」相同。卷一金三妻條，故事和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氈笠」相同。卷二玉堂春條，故事和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相同。卷十金明池當爐女條，故事和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吳清逢愛愛」相同。卷四婁江妓條，故事和通言第三十一卷「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相同。卷十四杜十娘條，故事和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相同。卷十六周廷章條，故事和通言第三十四卷「玉嬌鸞百年長恨」相同。以上除了卷七樂和條下注「事見小說」外，餘七條都不注，孫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以為樂和條因為下注有「事見小說」，所以著書時，已有此話本存在，其他七條原無話本，所以孫氏懷疑是馮夢龍據舊有筆記所自演。孫氏的話並非沒有其他證據，因為這七條除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有年代的證據外，卷十金明池當爐女條即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吳清逢愛愛」出自夷堅志，卷三玉堂春條即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兼善堂本下注：「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既與舊本不同，必馮氏自作無疑。除這三條外，其他四卷馮氏根據何書，或只是馮氏耳聞目睹而已，都不能知曉，但說他自演實在大有可能。

除了以上兩卷馮氏自作或大有可能自作的六卷（扣掉重複的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外，其餘都是馮氏根據舊有的宋元話本、擬話本為資料，或照錄原文，或增刪改寫而成的。這些舊有的話本、擬話本，由於沒有好好保存，大部分已亡佚，屬於短篇小說者，現在只有京本通俗小說和明代洪楨所收的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為署名江東老嫗的繆荃孫所發現，只剩卷十至卷十六共七卷，卷名是

第十卷碾玉觀音 第十一卷菩薩蠻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誠張主

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錯斬崔寧 第十六卷馮玉梅團圓

另外有定山三怪一卷，金主亮荒淫兩卷，繆氏以爲前者破碎太甚，後者過於穢褻，不敢傳摹。以兼善堂警世通言與之相校，京本第十卷碾玉觀音即通言第八卷崔待詔生死冤家，京本第十一卷菩薩蠻即通言第七卷陳可常端陽坐化；京本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即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癩道人除怪；京本第十三卷志誠張主管即通言第十六卷張主管志誠脫奇禍（正文題作小夫人金錢贈年少）；京本第十四卷拗相公即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京本第十六卷馮玉梅團圓即通言第十卷范鰲兒雙鏡重圓。以上六卷，通言所收，文句內容和京本都相同，顯然是馮氏錄自通俗小說的，另外京本定山三怪繆氏沒有傳摹，兼善堂本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崔衙內白鷄招妖，正文題名下注云：「古本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可見此第十九卷也是錄自京本通俗小說的。

以上七卷是通言錄自京本通俗小說，此外也有錄自清平山堂所刻話本的。洪楸所編清平山堂話本原藏日本內閣文庫，台灣目前已有影印本（世界書局四十七年一月影印）清平山堂錄有話本十五種：

1. 柳耆鄉詩酒翫江樓記
2. 簡帖和尚
3. 西湖三塔記
4. 合同文字記
5. 風月瑞仙亭
6. 藍橋記
7. 快嘴李翠蓮記
8. 洛陽三怪記
9. 風月相思
10. 張子良慕道記
11. 陰鷲積善
12.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13.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14. 刎頸鴛鴦會
15. 楊溫攔路虎傳

其中第十四卷刎頸鴛鴦會，和通言三十八卷蔣淑貞刎頸鴛鴦會，文句內容都相同，顯然是馮氏錄自舊本的。此十五篇乃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板本所收錄，世界書局影印本另附兩窗集和欵枕集，前者收五篇，後者收七篇，原板爲馬廉在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影印天一閣所藏的明板，其中兩窗集「錯認屍」即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喬彥傑一妾破家」，唯馮氏在改寫時，在結局加一段喬彥傑死後靈魂附在王酒酒身上，使得他也跳河而死的報應事。

另外，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常常在正文的題名下，註明該篇小說來自何種舊刻，例如：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下註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下註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下註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下註云：舊名金鰻記。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下註云：一名喜樂和順記。

以上是警世通言從京本通俗小說和清平山堂話本兩種殘本所收錄的九卷話本，加上兼善堂本正文題名下所注舊本兩卷（扣掉和京本通俗小說重複的第八、第十四、第十九三卷），和錢曾也是園書目所列宋人詞話一類的「山亭兒」（即通言第三十七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及錄自鐵樹記（竹溪散人鄧氏編，書舶庸談天部錄）的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加起來也不過十三卷而已，這十三卷可以確定是馮氏所收錄或改寫的，但以也是園書目所錄「山亭兒」爲例，馮氏於警世通言第三十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下，並沒有註明出自舊本「山亭兒」，其他第三十八卷、第

四十卷也沒有註明錄自舊本「勿頸鴛鴦會」、「錯認屍」、「鐵樹記」，所以我們很可以斷定馮氏註舊本名稱非常隨意，其間所漏註的舊本一定相當多，應不只這四卷而已。換句話說，馮氏編警世通言，所據的話本、擬話本單行別刻的一定還很多，不限於這十三卷，只不過資料不夠，無法確定其名稱而已。

馮氏編通言時所錄或增刪改寫的話本、擬話本雖大部份不能確知其舊名，但却可從內容推測出其大略的寫作時代：

一、可以確定為宋人所作的：

- 1 第四卷：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 2 第七卷：陳可常端陽仙化
- 3 第八卷：崔待詔生死冤家
- 4 第十二卷：范鰍兒雙鏡重圓
- 5 第十四卷：一窩鬼癩道人除怪
- 6 第十六卷：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 7 第十九卷：崔衙內白鷄招妖
- 8 第三十七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 9 第三十八卷：蔣淑貞勿頸鴛鴦會

二、疑為宋、元人所作的：

- 1 第十卷：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 2 第十三卷：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 3 第二十卷：計押番金鰻產禍
- 4 第二十七卷：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 5 第三十卷：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 6 第三十三卷：喬彥傑一妾破家
- 7 第三十六卷：趙知縣火燒皂角林
- 8 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

三、可確定為明代作品的：

- 1 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
- 2 第十七卷：鈍秀才一朝交泰
- 3 第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
- 4 第二十一卷：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 5 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 6 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失
- 7 第二十六卷：唐解元出奇玩世
- 8 第三十一卷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 9 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
- 10 第三十四卷：玉嬌鸞百年長恨
- 11 第三十五卷：況太守斷死孩兒

四、疑為明代作品的：

- 1 第五卷：呂太郎還金完骨肉
- 2 第六卷：俞仲舉題詩過上皇
- 3 第二十五卷：桂員外途窮懺悔
- 4 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 5 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

第五章 警世通言的版本

馮夢龍編三言的次序，最早的是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古今小說書前有書肆天許齋的一段告白：「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綠天館主人為之序說：「茂苑野史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買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俾為一刻。」茂苑野史即馮夢龍（說已見前）。初刻之後，續刻未聞，松禪老人序今古奇觀，空觀主人序拍案驚奇，芾齋主人序二刻醒世恒言，都說馮氏曾編喻世、醒世、警世等三言，這些人和馮氏時代相近，其言頗可信，所以醒世、警世二言是古今小說的續刻，三書都是四十卷，正合天許齋所說的一百二十卷之數。喻世明言只有二十四卷，其中二十一卷出自古今小說，二卷出自醒世恒言，一卷出自警世通言，如此重複，不可能為馮氏所另作，所以近代學者都以

爲喻世明言就是古今小說，二十四卷喻世明言是後人收錄的另一種刻本。

警世通言刊刻的時間，據無礙居士序文所記，是在天啓甲子嘯月，嘯月即臘月，天啓甲子爲熹宗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以他的生年推算，這年他是五十一歲，而醒世恒言序文所署日期則在天啓丁卯（公元一六二七年），可見警世通言的出版，早於醒世恒言三年。唯古今小說的刊刻的時間未定，或者可能也在通言前三年的天啓元年之間吧！

警世通言在中國雖有傳鈔本流行，但原刻本一直未見。據日本塩谷溫氏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說：

「其次是警世通言，不見載於內閣文庫的目錄，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裡斷言明言、通言都『今皆未見』……那無論怎樣，通言定是傳到日本的了，然而找尋這期待，却總不曾看見，其後偶然在長澤文學士處得到了，在其圖書室所藏『舶載書目』中，發現了警世通言目錄的好消息，真令人喜出望外。」

在該文末後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附有舶載書目的通言四十卷目錄。日本的原刻本，一直到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才由耶魯大學李田意博士到日本攝到，寄由世界書局影印出版，收入珍本宋明話本叢刊中，這是天啓原刻的兼善堂本，是研究警世通言最珍貴的資料。茲就李田意在日本所見的板本，和目前台灣所見影印本、通行本，略爲說明如下：

一明金陵兼善堂本：這是前輩學者夢寐以求的刻本，已由世界書局在民國四十六年加以影印，序文之後題「天啓甲子嘯月豫章無礙居士題」，天啓甲子爲熹宗天啓四年，馮氏時年五十一歲，應該算是最早的警世通言刻本了。塩谷溫在日本內閣文庫裡找不到，李田意却在名古屋蓬左文庫裡尋得。書前有書肆金陵兼善堂的一段廣告：「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耑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有不棄也。」廣告後有無礙居士序文，目次下註明「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每卷卷首有圖一張二面，第一卷第一面圖的左上角有「素明刊」字樣，第八卷內容題名下註：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第十四卷下註：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第十九卷下註：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第二十卷下註：舊名金鰻記。第二十三卷下註：一名喜樂和順記。第二十四卷下註：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每面板框上面偶而附有眉批，可惜影印模糊，很難認清其意。此刻本雖屬最早，但刻得並不甚精，例如第三十五卷「沉太守路斷死孩兒」，正文卷數誤爲「第三十四卷」，變成兩個三十四卷；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正文卷數誤爲「第三十五卷」。此外，目次題名和正文題名有三卷不同：第十六卷目次題名爲「張主管志誠脫奇禍」，正文題名作「小夫人金錢贈年少」；第二十六卷目次題名「唐解元出奇玩世」，正文題名作「唐解元一笑姻緣」；第三十六卷目次題名「趙知縣火燒皂角林」，正文題名作「皂角林大王假形」。又據李田意文，原刻目次篇名和正文篇名不同的還有：第三十四卷正文作「沉太守路斷死孩兒」，第三十五卷正文作「福祿壽三星度世」，第三十九卷

正文作「玉嬌鸞百年長恨」，兩個第三十四卷第三葉至第六葉，和第十三葉到第十四葉也相互倒置；世界書局影印的本子正文卷數的錯誤相沿不改，正文篇名的錯誤，則已按照目次篇名改了，兩個第三十四卷葉數倒置的情形也已訂正。唯第十六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目次和正文題名之不同，影印本照舊本不改。

除以上所敘述外，文字上的錯誤更多，最常見的錯字如：「却」作「却」，「誤」作「悞」，「染」作「染」，「訴」作「訴」，「被」作「被」，「桌」作「卓」，「己」作「已」，「袖」作「袖」，「抓」作「抓」，「裡」作「裡」，「段」作「段」，「吵」作「炒」，「趕」作「趕」，「款」作「疑」，「裹」作「裹」，「達」作「達」，「干」作「于」，「初」作「初」，這些字的錯誤，屢次出現，可見刊刻者對這些字誤已成習慣，不是偶然的筆誤而已。其他古體字、俗體字、簡體字相當多（見下文鼎文排印文），影印本為求真，都沒有修正。李田意還提到倉石武四郎藏四十卷，倉石本和蓬左本是同板本，正文卷次的錯誤和蓬左本相同，但正文篇名和目次篇目相合，兩個第三十四卷葉數也沒有蓬左本的倒置現象，由此看來，倉石本倒反像修正過的世界書局影印本呢！

二三桂堂本：原刻本未見，據船載書目（塩谷溫著中國文學概論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引）所載，書前有書肆三桂堂王振華的識語，和兼善堂本的廣告詞完全相同，唯平平閣主人「閣」誤作「問」，刊刻的時間可能較「兼善堂本」晚。就其篇目和兼善堂本相較，有幾個地方不同：

- 1 兼善堂本第二十三卷為「樂小舍拚生覓偶」，三桂堂本為「樂小舍拚生覓喜順」。
- 2 兼善堂本第二十四卷為「玉堂春落難逢夫」，大概三桂堂的刊刻者，看到第六卷的入話篇幅，幾和正文相等，不合一般話本體例，就把整篇刪去，將第六卷「俞仲舉題詩遇上皇」的入話，有關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的故事，單獨抽出成篇，作為代替，篇名為「卓文君慧眼識相如」。
- 3 兼善堂本第四十卷為「旌陽宮鐵樹鎮妖」，三桂堂本則改為「葉法師符石鎮妖」，改換的原因，可能是「旌陽宮鐵樹鎮妖」篇幅太長，和其他各篇不類的緣故吧！

船載書目所列的三桂堂本目錄，在十六卷「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下註云：尾州本作「小夫人金錢贈年少」，第二十六卷「唐解元出奇玩世」下註云：尾州本作「唐解元一笑姻緣」。第三十六卷「趙知縣火燒皂角林」下註云：尾州本作「皂角林大王假形」，尾州本鄭振鐸在中國文學研究新編曾經提到，李田意以為即是蓬左文庫的兼善堂本，但以影印的兼善堂本相較，這三桂堂的三卷目次篇名兼善堂本正好相同，而尾州本在這三卷目次篇名和兼善堂本却不一樣，但正文篇名和兼善本同。另外船載書目在四十卷引三桂堂本作「葉法師符石鎮妖」，下面並沒有註明尾州本作「旌陽宮鐵樹鎮妖」，其意蓋謂尾州本亦作「葉法師符石鎮妖」，則又與兼善堂不同矣，如此說來，李田意斷定尾州本就是蓬左文庫的兼善堂本，不知其故何在。

除了塩谷溫外，董康書船庸談（世界書局影印本第三二六頁）曾在日本上雲院抄到一種板本的目錄，題名、序文、目次卷數篇名都和兼善堂本同，唯在第二十三

卷下註云：斯文雜誌作「覓喜順」，第二十四卷下註云：斯文雜誌作「卓文君慧眼識相如」，第四十卷下註云：斯文雜誌作「葉法師符石鎮妖」。按斯文雜誌的篇目看，顯然也是三桂堂本，但不知是否和船載書目的板本相同？

中央圖書館藏有一種板本，題面書名及書肆廣告缺，目次下有「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名稱，有圖二十葉，集中在目次後正文前，圖面無題字。目次篇名第二十三卷作「樂小舍拚生覓喜順」，第二十卷作「卓文君慧眼相如」，第四十卷作「葉法師符石鎮妖」，單從目次篇名來看，倒和三桂堂本相同。但第十六卷目次篇名雖作「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但正文篇名則作「小夫人金錢贈年少」，不知其他三桂堂本是否也如此？另外，該刻本有很多缺葉，如：二十五卷缺首葉，二十九卷缺第十二葉，三十一卷第十葉破損，第三十二卷第五頁也破損，其他破損的地方還有。從文字來看，此刻本的字誤和古體字、俗體字、簡體字的應用，都和兼善堂本相同，例如「款」作「疑」，「桌」作「卓」，「袖」作「袖」，「母」作「毋」，「達」作「達」，「腌臢」作「醜醜」，「段」作「段」，「却」作「却」，「染」作「染」，「己」作「已」，「驢」作「駟」，「訴」作「訴」，「葬」作「葬」，「奸」作「姦」，「誤」作「悞」都一樣。最重要的是：第三十七卷「把似告他」，鼎文的鈔註本「似」作「以」，但此刻本和兼善本都作「似」，不誤，第三十九卷「這人叫開門」，鼎文鈔註本缺「叫」字，此刻本和兼善堂本皆作「叫」，第三十七卷「又且何妨」，鼎文鈔註本缺「妨」字，此刻本和兼善堂本皆作「妨」字，以上的情形，似又可證明此刻本也是兼善堂本。或者此刻本是採用兼善堂和三桂堂板本的特色而翻刻的吧！

但是李田意所說的三桂堂本，和以上所說的都不同，他說的三桂堂本為尾上八郎所藏，只有三十六卷，三十六卷以後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等四卷全被刪掉。書前也有書肆王振華的識語，目次底下也題「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校」，李田意以為這是根據另一種為學界所知，又有原書存在的三桂堂翻刻本所重刻的，那麼這個翻刻本，會不會是上面所述的板本裡面的一種呢？

三衍慶堂本：本刻本在中國境內大連圖書館藏有二刻增補本，據李田意的研究，日本所見的衍慶堂刻本，封面和大連所藏完全相同，只是少了眉端的「二刻增補」四字。有圖二十四葉（每卷正文前各有一葉），二十四葉圖中，卷二十「旌陽宮鐵樹鎮妖」的繪圖誤為古今小說卷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的繪圖，卷二十三「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的繪圖，誤為兼善堂本卷三十七「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的繪圖。正文共二十四卷，卷十九「范巨卿鷄黍死生交」正文和圖都由古今小說誤入。李田意曾以此刻本和兼善堂本比較過，認為衍慶堂本為兼善堂本同板後印。其實從它和古今小說部分相混，和卷數的削減，已經很清楚的可以斷定是後起的刻本了。

四鼎文書局排印本：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出版，首頁有楊家駱識語，據識語，此本乃嚴敦易抄自明金陵兼善堂本，再加注釋。嚴注原書缺原有扉頁的書肆廣告、無礙居士序，和原板圖畫，這些鼎文在排印時，已全部補足；另外在識語後葉，附錄李田意博士日本所見中國短篇小說中關於警世通言的三則文字。

排印本採用新式板面，有很多兼善堂本原有的特色，都已去除不用，例如目次

下原有「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的註明，排印本已略掉。第八卷、第十四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原兼善堂本在正文篇名下或註明為宋人小說，或說明為古本，或說明為舊刻，排印本也捨棄了。在正文裡，有些性事的文句，也都加以刪除，例如第三卷第三十四頁「後有一人姓劉名璽，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權，枕席之間，二狐快樂。」兼善堂本在「姓劉名璽」下，原有「善於採戰之術」句，「夜晚求權」下，原有「劉璽用抽添火候工夫」句，都被排印本刪除了，這一刪除反使文意費解，因為劉璽若不是「善於採戰之術」，而且運用技巧，怎能經得起二妖的聯合盤磨，還要令他們快樂，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其他如第三十卷，第三十五卷……都曾刪掉一大段赤裸的性事描繪，這還有話說，在第四十卷五九五頁又刪掉一大段修煉仙丹的方法，站在科學的立場看，這些仙丹的修煉方法雖不一定可信，但至少也保留了中國傳統道家煉丹的技巧，既無傷於教化，也不可能帶給讀者什麼嚴重後果，刪掉它實在沒有道理。不過最可惜的，還是排印本刪除了兼善堂本板框上所有的眉批，這些眉批是馮氏（化名為可一主人）站在客觀的立場，對小說人物所作的批判，很能看出馮氏的思想和人生觀，有些更可據以考求馮氏撰改該篇小說的情況，刪掉了它，無疑地大大減低了警世通言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

排印本所據，既然是嚴敦易注鈔的日本兼善堂本，以排印本目次卷數篇名和兼善堂本相較，兼本卷數之誤，排印本已改正。他若目次篇名第十六卷為「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和兼本「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不同，第十六卷為「唐解元一笑姻緣」，和兼本「唐解元出奇玩世」不同，第三十二卷為「皂角林大王假形」，和兼本「趙知縣火燒皂角林」不同，顯然地也已就兼本正文篇名改定，使目次篇名和正文篇名一致，這一點和上述的尾州本相同，唯尾州本第四十卷作「葉法師符石鎮妖」却又和排印本不同。

排印本採用現代編書的體例：劃分段落，加上新式標點。人物對白時，冒號、引號、雙引號都標得很清楚。在文字的校正方面，所作的貢獻更不能否認，除了前面兼善堂本下，所列出的刻板者習慣性的誤字外，兼本另外有許多誤字：如二卷「腰間」，「間」作「開」，四卷「垢面」「面」作「而」，「念佛」「念」作「佞」；六卷「紙」作「紙」，「飾」作「飾」；八卷「吵」作「炒」；十六卷「閃身」「閃」作「問」；二十四卷「衝衝」「衝」作「衝」，又作「衝」；二十八卷「趕」作「趕」，「五千」「千」作「百」，「漾」作「樣」；二十九卷「躁」作「燥」。錯字之外，兼善堂本又喜歡濫用俗體字、古體字、簡體字等，俗字如：十五卷「葬」作「葬」；五卷「驢」作「驢」；七卷「怪」作「恠」；八卷「逃」作「逃」等。古體字如：一卷「搜」作「搜」，「個」作「箇」；三十二卷「算」作「算」等。簡體字如三卷「墳」作「坟」；七卷「鐵」作「鉄」；四卷「黏」作「粘」；十卷「憐」作「怜」；二十八卷「壩」作「坝」。這些字排印本都已恢復了正體。但有些字排印本却沿誤不改，如三十三頁「誤」誤成「悞」字。有些兼善堂本原本不誤，排印本反而自誤了，如三卷「腌臢」作「醃醢」；十六卷「約會」，「約」作「納」；二十四卷「疑惑」，「惑」作「感」；三十七卷「把似」「似」作

「以」。另外標點也有錯誤的地方，如三十七卷「尹宗背着萬秀娘，走相將到襄陽府」，爲「尹宗背着萬秀娘走，相將到襄陽府」之誤。

從以上所述，排印本仍有許多未盡理想之處，需要加以大力補充訂正。

第六章 警世通言的寫作技巧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除了具有上述的勸世精神、嚴正主題外，其寫作的技巧，也有很高的成就，值得後人學習。一般說，短篇小說由於受到篇幅的限制，特別需要講究結構的技巧，以引人入勝的佈局，曲折的情節，吸收話本的聽衆，或擬話本的讀者，警世通言頗能掌握這方面的技巧，例如第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敘述興安縣令蒯遇，愛少賤老，鄉試拔了五十七歲的鮮于同，頗感懊惱。省試時，蒯遇徵聘爲禮記房考官，鮮于也考禮記，蒯公爲不讓鮮于中榜，以爲年青考生文字較不端整，就故意揀不整齊的文字才中，而鮮于同正好考前多喝了酒，泄了肚，草草完篇，正合蒯遇之意，中了舉人。三年後北京會試，鮮于因夢見以詩經中了正魁，乃改禮記爲詩經應試；蒯遇以爲官清正，又進會試經考，爲不使鮮于在手裡中了，乃改看詩經卷子，等到揭曉，第十名正魁又是六十一歲的怪物鮮于同。後來蒯公得罪大學士劉吉，多虧鮮于同看覷，得保性命。蒯公的兒子蒯敬共與豪家爭墳地疆界，鬧起官司，多虧鮮于同自請爲台州知府，爲蒯敬共雪冤。鮮于同爲進一步報恩，留蒯公孫蒯悟在自家衙內課業，蒯公病亡後，其孫也和鮮于同長孫鮮于涵同中進士。這篇小說，主題是在安慰落第的老文人，但這種情節的安排，弄得不好，很可能令人有無巧不成書的不自然的感受，可是我們看了此文，却没有這種感覺；蒯遇的刁難，節節升高，却是順着他心裡的自然反應，鮮于同的運氣，隨着他心裡的發展，也變成自然而然，他臨場的泄肚，也不是不可能的牽強事。未了的圓滿結局，或許不脫俗套，却也令讀者感到心滿意足，共同體認到鮮于同的作爲是應該的。像這一類佳妙結構的小說，警世通言裡還很多。除了結構外，人物性格的細膩刻劃，也是良好小說所必需具備的技巧。警世通言的人物刻劃，技巧之佳，令讀者讀了之後，印象深刻，永生不忘，例如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寫妓女杜十娘從良的悲劇。太學生李甲，迷戀教坊司院妓杜十娘，床頭金盡，爲鴇母所逐，欲以三百兩銀贖杜十娘，而苦籌不得，十娘助李甲一百五十兩，而得遂其願。十娘臨走，衆姊妹贈一描金文具，共同返李甲故里，途中盤費不夠，多虧十娘開箱取銀，才得打發。夜泊江邊，他舟少年孫富，偶見十娘，覬覦其色，爲求遂其願，假裝曉李甲大義，勸李甲不要因爲妓女而傷害父子感情，又騙李甲說杜十娘並不是真心隨他返故里，實在是要借他的力量，以應別人之約，孫富又提議以千金購買十娘，以還李甲所費之資，以免返家之後，被父親責備，這些話李甲都相信了，回舟之後，李甲假裝心憂，哭泣不眠，十娘探知其故，佯爲答應，命李甲打開描金文具，裡面盡爲古玉紫金玩器，價數千金，十娘悉數拋在河中，又要把夜明珠、貓兒眼等稀世珍寶拋棄，李甲大悔，十娘才將心事告知，原來這些珠寶是十娘風塵數年所得，準備做爲從良後，潤色李甲，以博李甲父母歡心之用，李甲既已見棄，十娘芳心已灰，說

完話就抱百寶箱跳河而死。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有點類似唐傳奇白行簡的李娃傳，但結局却一反大團圓的俗套，以悲劇收場，悲壯的結局，給人至大衝激。末了作者以杜十娘固為女中豪傑，竟然所遇非人，而深致感嘆，更有畫龍點睛之妙。但構成這篇小說成功的最大因素，還是在男女主角個性的刻劃，男主角李甲理智和情感的衝突，聽信人言，沒有主見，動輒哭泣的個性，屢屢表現在言語之間。而十娘城府之深，機心之重，也不是一般女子所能有的，她能夠把百寶箱收藏那麼久，瞞得親愛之人那麼緊，固然說明了她心計之深，也可看出她愛得多切，才能有那種耐心。尤其在親愛之人賣了她之後，刻骨之痛，是可以想像的，她居然能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還要幫助親愛之人遂其所願，也可體會出她一死之心，有多麼堅決！這篇小說的成就，應該歸之於人物描繪的成功。

一部成功的小說，另一要素就是背景，背景是時間、空間的巧妙安排和佈置，以渲染故事的情調，襯托人物的性格。我國舊有小說，大部分部偏重在情節的曲折變化，而忽略了背景的安排，但在警世通言裡，也能看到一些富有背景塑造的佳構，例如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敘述西湖白蛇成精，和西湖第二橋下青魚精化為主僕二女，遇到了許宣，正好天下着雨，二女借機向許宣借傘，許宣被美色所迷，隔天到巷口，借機討傘，目的却是為能一近芳澤，女僕青青引許宣入了巷口：

「許宣看時，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榻子眼，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交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裡面坐。』……許宣心下遲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宣進去。許宣轉到裡面，只見：四扇榻子窗，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隔間），桌上放一盆虎鬚菖蒲，兩邊也掛着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桌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

榻子窗、朱紅簾子、黑漆交椅、四幅名人山水畫，青布幕、坐起、虎鬚菖蒲、四幅美人畫、神像、古銅香爐花等，這麼多的佈置陳設，和情節一點關係都沒有，作者這麼費心的安排它，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在烘托一種明亮、溫暖、神聖、古樸的平常家居的情調，以免許宣生疑，因為這些房子本來就沒有，是二妖用妖法塑造的，所以更加有鋪陳的必要，而這個目的，作者却不用文字直接表達出來，他只用這些背景的佈置，讓讀者間接的從內心裡去做自我的感受。從這小小的地方，也可以發現作者寫作的細膩技巧。

引用書目

中國小說史略	周氏	台北明倫出版社	二〇六頁~二一六頁
中國文學研究新編	鄭氏	粹文堂	三六〇頁~四〇〇頁
中國文學概論	塩谷溫	開明書局	五一三頁
明詩綜	朱彝尊	世界書局	卷七十一，二十二頁

曲諧	任訥	復興書局五二年影印 散曲叢刊	二五册一二八册卷三 十四頁
曲海總目提要	黃文暘	新興書局五十六年影印	卷九，三九九頁
壽寧縣志	清趙廷機修 柳上芝纂	成文出版社六三年影 印中國方志叢書218號	卷四官中宦績一七五 頁
蘇州府志	清李銘皖等修 馮桂芬等纂	成文出版社五九年影 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 地方第五號	卷一三六
三言二拍源流考	孫楷第	學生書局影印北平圖 書館館刊五卷二號	三四八一頁~三五 〇頁
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 著述	容肇祖	嶺南學報二卷二期	六十一頁~六十九頁
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 著述續考	容肇祖	嶺南學報二卷三期	九十五頁~一二四頁
書舶庸談	董康	世界書局六十年影印	卷一下一二二頁
日本所見短篇小說略 記	李田意	世界書局影印兼善堂 本警世通言附	二頁~七頁
珍本宋明話本叢刊提 要	楊家駱	世界書局四十七年影 印古今小說書前附錄	二頁
堅瓠集	褚人穫	新興書局五十一年影 印筆記小說大觀續編	九集卷四
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 說的貢獻	胡萬川	作者六十二年六月自 印	
清平山堂話本	洪楨	世界書局四十七年影印	
京本通俗小說		世界書局四十七年影 印四部刊要	
警世通言	馮夢龍	世界書局四十六年影 印明兼善堂本	
警世通言	馮夢龍	天啓刊本中央圖書館 善本	
警世通言	馮夢龍	鼎文書局六十三年排 印本	
古今小說	馮夢龍	世界書局四十七年影 印本	
醒世恒言	馮夢龍	世界書局四十八年影 印金闈葉敬池本	
今古奇觀	抱甕老人	聯合書局四十八年重 印本	

拍案驚奇	空觀主人	世界書局五十一年影 印本
二刻拍案驚奇	空觀主人	世界書局五十八年影 印本

Feng Meng-Lung's Life and *Ching Shih Tung Yen*

Hsu Wen-C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Feng Meng-Lung's life and his work—*Ching Shih Tung Yen*. Chapter 1 giv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ovel,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Hua Pen" (話本) of Sung Dynasty. Chapter 2 discusses Feng's life career and major works. The next chapter analyzes Feng's ideas about the novel, particularly those which had some influence on his fictional creation. His ideas about the novel are divided into parts—"Popularity" and "Education."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editing *Ching Shih Tung Yen*, and also explains the sources of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is work. Chapter 5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is work in Taiwan, but presents an overall appraisal of the book.